

朝花夕拾

飞雪迎春

雪夜听雪

◎杨慧雯

年轻时，喜欢春的桃红柳绿、夏的炽热浓烈、秋的多姿多彩。人到中年，却无缘由地喜欢上了冬日的沉寂肃穆、清爽单调，若是再有一场好雪，那便是让悸动潮湿的心在沧桑的岁月中得到了最大的安抚与慰藉。

乡村迎接这场雪。广袤的田野，阡陌纵横，琼枝玉叶，粉妆玉砌，皓然一色。静立田间地头，你听，你细听，那簌簌的耳语是麦苗和雪花的低吟浅唱，是树枝与落雪的絮絮低语，是农人与丰收的一唱一和。土地敞开博大的胸怀，安然地接受落雪的洗礼。雪地上的脚印，坚实、清晰，在赶往丰收的路上，辛勤的人一刻不曾停歇。这场大雪，蕴含着丰收的喜悦，眼中跳跃的是洁白的雪花，心中泛起的是金黄的麦浪。那颜色，温暖了眼睛，明媚了心情。

城市渴望这场雪。孩子眼里的清纯，从雪花飞舞的指尖溢出，在追逐嬉戏的脚步中流淌。大人眉间的喜

悦，从放下对自己的苛责里见证，从逐渐放慢的脚步里延展，从平复了往日的浮躁里升华。你品，你细品，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雪夜，温酒、煮茶，三五好友，围炉、举杯、夜谈。洁白的雪，沉沉的夜，所有的忧郁不快，烟消云散。静静听雪，细细赏雪，心灵，倏忽间闲适、放松。看淡了是非得失，明白了进退欢喜。

雪，落在记忆深处，把思念涂成纯洁的颜色，也把我带回了纯真的童年。记忆里，雪花飘飘洒洒，炊烟轻轻袅袅，温情的灶火旁，忙碌的母亲拉着风箱，那单调的声音，如今回味，却如同天籁，单纯而又美好。下雪天，母亲变着花样做着各种简单却可口的食物，氤氲着浓浓的香味，刺激着味蕾。记忆里，母亲总是辛勤劳作，只有在落了雪时，她的闲暇才会属于我们姐弟。围坐在母亲身旁，看着她慈祥温柔的面容，我和弟弟便如

快乐的小鸟一般，叽叽喳喳，好不得意。

那时，总盼望这雪能一直下，我们能一直依偎在母亲的身旁。每每回忆，眼睛湿湿的，心里暖暖的。有多久没有这样看看漫天飞雪，想想前尘往事了。多年之后，我挽着我的孩子，温情地看着他笑，看着他闹，一如回到了我幸福纯真的童年时光，回到了母亲温情的呵护里……

雪，飘在天空，落到树上，落到车上，落到行人的衣袖间，如轻盈的天使，那么干净，那么纯洁，让我感



觉它一定是从一首唐诗宋词里出发，一路带着花香、带着忧伤，拂拭掉心底的尘埃，穿越灯火阑珊，来到了我的窗前。

“门尽冷霜能醒骨，窗临残照好读书。”雪，洗去了窗外的尘；书，洗去了人心中的尘。

此刻，倚于窗前。屋内，两枝梅花傲然开放，暗香袭人。“有梅无雪不精神，有雪无诗俗了人。”静夜，倾听雪落红尘的声音，诸多美好，涌上心头，赏雪、品梅、读诗，暗香涌动。

我爱这个冬天里的雪

◎赵晓舟

雪是冬的使者，雪花是冬天的浪漫。雪的世界里，玉枝琼花、银装素裹，这是我对雪的印象，也是我印象中的冬天。

这个冬天，很不一般。初雪来时匆匆，去时无影，未及与大地亲吻，就悄然消失了。昨天夜里，瑞雪又至，今晨醒来，但见“春雪满空来，触处似花开”，一团团、一簇簇，像芦花、似柳絮、如鹅毛的雪花，飘飘洒洒，翩翩起舞，瞬间让我有一种久违之感。

自然界里，雪是多姿多彩的。“昔去雪如花，今来花似雪”是雪的娇美；“梅花万里外，雪片一冬深”是雪的淡定；“终南阴岭秀，积雪浮云端”是雪的壮阔；“孤舟蓑笠翁，独

钓寒江雪”是雪的意境；“大雪压青松，青松挺且直”是雪的品质；“风雨送春归，飞雪迎春到”是雪的豪放。

“梅雪争春未肯降，骚人搁笔费评章。”自古以来，无数文人墨客，留下了许多关于雪的锦绣文章。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，这是岑参笔下的雪；“白雪却嫌春色晚，故穿庭树作飞花”，这是韩愈笔下的雪；“窗含西岭千秋雪，门泊东吴万里船”，这是杜甫笔下的雪；“才见岭头云似盖，已惊岩下雪如尘”，这是元稹笔下的雪；“梅花散彩向空山，雪花随意穿帘幕”，这是王旭笔下的雪。

雪，洁白如玉，它有一种

纯真之美，不与万物争宠，静静地来，装饰大地与万物，把人间变得和谐华美。

雪，宁静包容，它有一种气度之美，能把世人难以捕捉的哀伤悄悄隐匿、包裹、凝固，却用一场轻盈潇洒的欢舞，带给人一份轻松、愉悦与欣喜。于是，那些洁白无瑕、自由飘落世间的雪，便理所当然地成了我们憧憬未来、展望新春的一种企盼。

雪，坦荡质朴，它有一种仁厚之美，以自己独特的气质、超凡的魅力，给人间营造冬的氛围，用“润物细无声”的细腻和柔情滋养万物，以博大的胸怀和仁慈的爱，给人间提供了堆雪人、滚雪球、打雪仗，以及滑雪游乐的机

会，并以此演绎着浪漫的冬之恋歌。

雪，无私无畏，它有一种清廉之美，无论世事多么纷繁，它都会用一颗纯粹之心面对，把混沌的世界用洁白的颜色连在一起。

雪，含蓄内敛，它有一种实用之美，它给小麦盖了一床御寒的棉被，“冬天麦盖三层被，来年枕着馒头睡”之说，就是其最好的佐证。雪花中所含氮素，是农作物的肥料，低温的雪水还能冻死地表越冬的害虫。

人们喜欢雪，用“皑如山上雪，皎若云间月”比喻爱情，用“雪胎梅骨”比喻品格高洁，用“阳春白雪”形容高雅，用“冰雪聪明”夸赞智慧非凡，用“瑞雪兆丰年”寓意吉祥等。

雪是冬季里最美的花朵，是大自然的白色精灵。我爱有雪的冬天，更爱这迎春的雪。

雪是一首诗

◎尚维杰

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；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”漫天飞舞的雪花不期而至，恍如万树梨花灿烂盛开。“将军胜而归，大雪满弓刀”，表露的是保家卫国的忠诚；豆蔻女孩踏雪寻梅，寄托的是浪漫情调；“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”，飘逸的是闲适与旷达。“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”，“窗含西岭千秋雪，门泊东吴万里船”，描绘的是绝世风景；“柴门闻犬吠，风雪夜归人”，“云横秦岭家何在，雪拥蓝关马不前”，抒发的是万千感慨。程门立雪、囊萤映雪、红炉点雪，承载的是对学识智慧的追求。雪，飘舞在厚重的历史长卷中。“雪者，凝雨说物者”，是丰年的使者，是仁者气象、士子情怀，是君子高洁澄澈的人格象征，雪是打开时空遐思的精灵。

瑞雪兆丰年，雪藏着世界，孕育着希望。歌曲中雪花飘飘，余音绕梁，就像久存的老酒般醇厚。“雪山飞狐”的武侠梦想，是少年时代扶弱济困、快意人生的美好憧憬。懵懵懂懂初识《雪国》的阴晦幽怨，反衬的是华夏大地的阳光明媚。堆雪人、打雪仗，摔跤是幸福，滑冰倒是成长，笑声漫散天空，

传递的是开心。要如松高洁，待到雪化时；有梅无雪不精神，有雪无诗俗了人；蓦然回首，雪原来承载了心中最纯真的梦想。

雪皑皑，路漫漫，“更喜岷山千里雪，三军过后尽开颜”，六盘山上的积雪，西风红旗漫卷，地球上的“红飘带”映照的是意志坚定的革命精神。雪中的革命者更加自信豪迈。林海雪原、黑土白雪，铭记的是歼敌灭寇、保家卫国的壮歌。北风那个吹，雪花那个飘，新社会里喜儿做新人，雪花见证的是新旧社会的鲜明对比，日新月异。北国风光，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，数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，雪是旷野里迸发的火焰，映衬着民族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。

从水立方到冰立方，雪是时代奋进的赞歌，见证的是沧海桑田，印证的是时代强音。冰雪运动不再是英伦独舞、阿尔卑斯的孤品，不再是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，它已成为老少喜闻乐见的群体运动。优美的弧线，摇曳的舞姿，美感孕于平衡，曲线才是最快的运动。纯洁的冰雪，激情的约会，中国敞开胸怀，以冰雪为媒，与世界携手同行，谱写一首共创未来的冰雪新诗。

雪漫清晨

◎李小娟

清晨六点多，急匆匆下楼。天虽然还没亮，但今天似乎比往日暗了许多，冰凉的雨点随着斜风不停地拍打在脸上，这样的天气我只好乘出租车前往学校。

坐到车里，顺着路灯的光线，我发现有轻盈的白色身影在飘飞，原来是下雪了。

其实，我早已在朋友圈见过秦岭山中的初雪纷飞。只是今早的这场雪，对我来说，才是入冬以来与飞雪的首次邂逅。

下了车，雪却越下越大。落在脖子上的雪，冰冰的。用手一摸，化成了一片水渍。往校园里走的那几分钟，头上落着的雪就打湿了头发。我抬头寻找雪的身影，果然，它还在。明晃晃的路灯四周，可以看见大片大片的雪晶莹地闪着光。心，突然就敞亮了。

不断有银色的花朵在空中绽放，大大小小的雪花，犹如精灵在舞蹈。有些随风飘着飘着，就看不到了；有些顺风落着落着，就变了身形。无论飞向何方，它们都从容潇洒。看得久了，竟有些羡慕。

天边晨曦初绽，校园渐渐有了声息，雪的舞步

似乎也越来越快活。雪簌簌落下，校园里的那片竹林竟积起了一层薄雪。

我在学校门口迎接学生们的到来，不断有惊呼声从前方响起，或高或低。看来，这初冬的飞雪已有更多的惊喜。身边走过一群叽叽喳喳的女孩，伴着曙光迎着雪花开启一天的欢快。突然，眼前飞过一个影子，喊了我一声，才看出是个调皮的男生。他趁着雪落下的湿滑，在光洁的地面滑了起来。我不忍打破他的好心情，可是脑子里的“安全”二字还是占了上风，便提醒他换个方式来迎接飞雪会更好。

渐渐地，天越来越亮，校园中也越来越快活。学生们一批批经过操场向教学楼走去，我也随着他们走向教室。宽敞明亮的教室内，孩子们都为这场雪而激动惊喜。

七点半，晨读结束，孩子们涌出教室，奔向雪的世界。校外的远山已与天连成一片，犹如有一张轻纱挂在眼前，朦胧一片。可爱的雪花从天而降，每片都有它的归宿，而眼前的这些孩子，也将迎来他们的美好未来。

等雪的日子

◎欧鹏

的雾霾天气，天总是灰蒙蒙的，就像头顶盖着一口大铁锅，没有一丝光亮透进来。街上的人们也是全副武装，包裹得严严实实，行色匆匆。目之所及，只有一片萧瑟。

可是，有雪就不一样了！

如果说冬的本色是素颜的话，那么雪就是施在素颜上的粉黛，有了雪，冬立刻就灵动起来了。冬就有了精神，就像春花、夏雨、秋实一样，冬雪才是冬该有的样子。当漫天的雪花飞舞，飘飘洒洒

降临人间，这天地再也不灰头土脸了，而是一派银装素裹的浪漫世界。放眼望去，天地一下子就亮堂起来，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。那树上的枝枝杈杈全落了厚厚一层雪，就像穿上了一件洁白的棉衣，煞是好看。花坛里，修剪得整整齐齐的灌木上，也落了厚厚一层棉被似的雪，让人不忍惊扰。噢，这里什么时候开了几朵梅花，在白雪的包裹下，那零星绽放的红色格外醒目，娇艳欲滴，暗香

浮动，果真是“不经一番寒彻骨，怎得梅花扑鼻香”。田野里，干涸许久的麦苗终于得到了雪水的滋润，躺在洁白的棉被下大口地吮吸着。这雪，让农人们的眉头舒展，也让孩子们欢乐无比。他们跳着、叫着、跑着、笑着，打雪仗、堆雪人、拍雪景，这快乐都写在他们脸上，也在他们的笑声里。

就在昨天，我终于等来了一场大雪，好一片白茫茫的世界！

进入腊月以来，一直盼望着能下一场雪，最好是纷纷扬扬的大雪，下上那么一两天，捂上那么七八厘米厚，好让干燥的天气能有所缓解，好让平淡的日子能有些许乐趣。

可是，老天就是那么不温不火，像老座钟的钟摆，永远是那么慢条斯理又节奏井然，全然不顾人们望眼欲穿的期待。有多少个晚上，在睡前想着，今晚要是能下一场大雪，明早该是白茫茫的一片天地了；又有多少个清晨，起床后第一件事，就是跑到阳台，拉开窗帘，想看到想象的那白茫茫一片天地。

我讨厌冬季这让人窒息